



# 為「目次」正名

范佐雙◎圖書館資深館員  
臺北市桃縣同鄉會榮譽理事長  
國政研究基金會諮詢委員長

## 一、前言

圖書資訊學有術語或詞彙（terminology）彷彿文學有掌故一樣重要。民國年間，我國圖書館學之父沈祖榮（註1）以為「圖書事業在歐美發揚之速，而惜我國進步之遲」，筆者探究往昔圖書館經營重典守、輕開放，當今重出版、輕本源。殊不知文化的本源、知識的出處成就了詞彙，而詞彙是研究學問的基本要素（註2），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由於不願鄉愿，爰披沙揀金，區別魚目與珍珠，近四十年來，招致「曲高和寡」或不受尊重，遇有挫折，就展讀盧震京《圖書學大辭典》，頗受啓發；胡述兆等五百名學者專家，歷時六年，舉行一百二十次會議始成宏著《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大辭典》，該書三大冊，條條的辭目；行行的術語；字字的詮釋；堆砌了我壯年的生活，讀後受益良多，信心倍增。

坊間目次誤為目錄，在在皆是，為正本清源，特撰本文，期盼透過釋意義、詳本末，進而考鏡源流、條分縷析，臻「曲高和眾」並裨益吾國圖書資訊界及出版界，多年為吾曹殷殷期望著。

民主國家，國民有建言的權利，公部門有周延處理或答詢的義務，可是部分機關對所掌管出版物有關誤植目錄之瑕疵的回應，讓老百姓憤懣，因為他們未主動探求民瘼，連被動處理民怨都不周全，如此文化水準無由彰顯，形同沉珠於淵，埋玉於山也。我們賡續期待政府出版品編輯體例（含名稱及詮釋）足為民間出版品的楷模，如達目標，方屬拙作闡論目的。

## 二、目錄、目次之探本溯源

西漢劉向總括群篇，撮其旨意，稱為《七略》，該書載明「尚書有青絲編目錄」，七略大綱細目，條理井然的分類法，使他被推為目錄學之初祖（註3）。班固《漢書》：「爰著目錄，略述洪烈。」（註4）可見東漢班孟堅已把劉子政那些「條其篇目，撮其旨意」的文章叫做目錄（註5）；《別錄》：「劉向《列子目錄》曰：『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自此據知目錄不僅指「條其篇目」的目次，委實涵括「撮其旨意」。簡言之，「錄」就是「撮其旨意」的文章了。

綜觀前段，得三項結論：（一）目錄成詞，約起於西漢；（二）目錄的範圍大於目次；（三）圖書館群書目錄為目錄。圖書館中所有書籍之總錄或各書之記載，以形式論有卡片與

書本目錄等；以內容論有書名、著者及主題目錄等；以排列法論有字典式、分類目錄等（註6）。吳小如與莊銘權兩位學者認為書目是圖書目錄的簡稱（註7）；張慧銖女士主張書目（bibliography）和目錄只有範圍的差異，前者所列的不限某人或特定圖書館所收藏的資料，而後者則以特定的圖書館的館藏為限（註8）。綜上，泰半屬印刷類目錄，二十世紀則流行非印刷目錄（註9），例如電腦輸出縮影系統目錄（COM catalog）、線上圖書資訊目錄（Online catalog）及密集碟目錄（CD-ROM catalog）等。業師沈教授寶環揭示目錄性參考資料的功能有三：（一）選擇（Selection）；（二）辨識（Identification）；（三）文獻處理（Documentation）。美國國會圖書館出版著名的目錄有“National Union Catalog”，其餘十餘種均為民間出版公司發行，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書本紙質的目錄已經蛻變為「目錄控制」或線上公共目錄（Online Public Access Catalog），例如IFLA及ISO等單位相繼推動電腦終端機線上查索，成效驚人。

根據1983年美國圖書館學會發行“ The ALA Glossary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譯「目錄」為catalog；依據“ Online Dictionary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詮釋「目錄」係按照有系統的排列，方便檢索，現今已轉變為機讀的書目紀錄（……, arranged in systematic order to facilitate retrieval. In most modern libraries, the card catalog has been converted to machine-readable bibliographic records and is available online.）（註10）；參考Wikipedia（非實體出版品，而是線上免費的百科全書）逐譯目錄為catalog或catalogue（註11）。

按照前段第二種書（ODLIS）定義contents或table of contents略以出版品內容清單，多數放在正文前，作為指引出處，其清單含資料名稱、作者等項。盧震京編印《圖書學大辭典》（以下簡稱甲）成於八年對日抗戰文化浩劫之時，他敘述略以「目次表為書中章名依本文論述之次序所列之表。編目員檢查此表即知全書之梗概。」（註12）深意耐人尋繹。

圖書資訊學者眾多，定「目次」內涵最「簡、淺、明、確」，人人曉暢，應屬黃淵泉先生（高考及格，圖書館資深館員），他認為「目次」是記載一書的章節、頁數，按先後次序排列的一覽表。李教授德竹編著《圖書館學暨資訊科學詞彙》（以下簡稱乙）及臺大胡名譽教授述兆等人編的《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大辭典》（以下簡稱丙）兩工具書解釋較周延而且符合圖書館經營現況，丙書編者以為「目錄」是一個文庫或圖書館所收藏的各項資料名目的總錄。這些資料包括圖書、期刊、小冊子、地圖等及非印刷資料（如縮影、錄音、錄影、電腦等資料、美術作品等）。目錄所列的項目除註明其著者、題名、版次、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卷冊、或頁數等外，通常還加註其書碼（call number）及館藏單位，以便使用者能按目錄索取資料；假如目錄中的資料包含兩個以上的文庫或圖書館的館藏，則稱為聯合目錄（union catalog）（註13）。

綜合各高賢見解，筆者歸納如下：目錄（catalog或catalogue）、目次（contents或table of contents）是圖書資訊學的術語。前者係一館館藏目錄（含各資料之名稱、作者、出版時、出版地、出版者、裝訂，大小、價格等項之總集），後者係單一圖書或期刊等資料的章節或排列順序。



### 三、細說中外確切使用目次

目錄、目次兩者截然迥異，同時質量殊異，例如美國國會圖書館圖書目錄一種，如藏書有六千萬種，則其圖書共有六千萬個目次——因為每種圖書大部分有一個目次。國內曾任圖書館館長或圖書資訊系主任的教授如胡述兆（註14）、王振鵠（註15）、沈寶環（註16）、賴鼎銘（註17）等人士著書均正確使用目次；又查《國家圖書館館刊》、《國會圖書館館訊》、《國會月刊》、《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臺大、師大、政大、淡大等圖書資訊學系刊物；三民書局各類科圖書（註18）、國立編譯館及正中書局（註19）、國立空中大學（註20）所發行的書籍也精確使用目次；復查英美等國國防部、圖書館學會、時代周刊、泰晤士報及紐約時報等朝野出版品，數世紀來已準確使用目次，其他洵難逐一列舉。

臺星同屬華人社會，惟星國朝野對專業的尊重，令人欽佩，例如1977年筆者奉派參加星加坡國際書展，親睹該國英文出版物正文前百分百確用「目次」（contents），絕非「目錄」（catalog），而中文出版品只有兩成誤植「目錄」，延至八十年代，大都已正誤。我們必須有「它山之石，可以為錯」的精神見賢思齊。

### 四、謬用目錄之沈疴

2010年元月，筆者發現考試院發行《變革中的文官治理》（以下簡稱《變》，係該院八十周年慶專書）一書誤用目錄，馬上備函建請出版單位改正，延至2月中未獲復函，經筆者再以電話連絡，據對方答稱民間出版品也用目錄，這種拖延又不尊重專業人士的態度，使人失望。非政府出版品而且非公款編印者，筆者不忍苛責，惟《變》書，編、印、寄等費係民脂民膏，出版者未慎重其事，實屬遺憾。所幸4月初筆者為文再籲請勿憚改，出版單位已復函決定該院新出版品將一體引用目次。錯而能改，善莫大焉！

2009年7月，行政院客委會發行《客語能力認證基本詞彙：中級、中高級暨語料選粹》（以下簡稱《客》）也誤用目錄，案經筆者及相關人士屢次備函建請改正（余已於2005年撰文建議客委會為目次正名，該會未理睬；去年再建言，該會仍未採行，反而在《客》書作誤謬詮釋），渠多次函復辯稱坊間辭典也使用目錄，顯與民間部分出版公司一樣輕忽品質，甚至以為：（一）只有圖書館學者才用目次；（二）目錄與目次相同；（三）已厭煩筆者提議。查拙作第三項已提及其他各類科學者也援用目次，《客》書不但是官書而且屬於客語教材，若未能及早改正，恐以訛傳訛，誤解更大。

前述目錄瑕疵事件，持平而論，固非廣大民眾關注的焦點，但政府有為民服務之義務，對國民也有教育功能，如此不尊重學術並浪費公帑，少則數十萬如《變》書，多則數百萬如《客》書及考生或讀者無數報名與價購費，國人不應小覷。部分官書舛誤，如不導正，則各大學何須設置圖書資訊系所？



## 五、結語

依照美國圖書館學會所編《圖書館術語集》（*The ALA Glossary of Library Terms*）介紹現代圖書的結構有內外部型態，而內部型態由前置部分（front matter）（註21）、正文及後置部分等組成，而「目次」是前置部分的要項之一，絕非「目錄」，不宜混淆。圖書館資深館員黃淵泉先生解釋「目次」最簡明清晰，它是記載章節、頁數，按先後次序排列的一覽表。黃先生也堅持不應將目錄與目次攪亂使用，宜統一稱為目次，他的立論足以用為針砭、補偏救弊。胡名譽教授述兆及李教授德竹詮釋或逐譯較符合現況及實用，概括言之，就範圍大小排列為：書目→目錄→目次。

約三十五年前，國立編譯館出版中小學教科書；兩年前，劉院長兆玄的《行政院劉院長施政方針報告》；一年半前，臺北市政府發行《客家意象》；四個月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發行《政府採購公報》，均舛誤使用目錄，經筆者分頭修書懇請賜正為目次，當年熊館長先舉及劉院長兆玄；現任郝市長龍斌及范主委良鏐，不但從善如流改為目次，而且至誠備謝函。另外，在1995年7月，筆者建議《客家月刊》正文前各篇文章之排序，不宜續用目錄，該雜誌社隨即於次月（第62期）更正為目次，迄今十五年來，不曾再用目錄，為何民間能？政府部門不能？

同事、法制專才胡科長文棟（高考法制組、專技民間公證人及郵政高員等三項考試及格）素聞筆者精研目次而且鏗而不舍呼籲請求大家正確使用目次，爰封本人為「目次達人」，惟拜讀盧震京、李德竹及胡述兆等圖書資訊學大師分別完成甲（九十六萬字）、乙（一百萬字）、丙（四百萬字）等書，懋績日炳，不敏後學倍感渺小與內媿，須再深研不休並耐心恭請各界為目次正名，俾使圖書館事業正常發展；圖書資訊學詞彙運用更精審、普及。有關正名案，非賴學者專家更主動參與不為功，由此觀之，我們同心協力，凡事付出；凡事誠摯；凡事堅毅；篤定名正不亂。

### 注釋

1. 沈祖榮（1884-1977）江西廬山人，1914年赴美留學，1916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學士，成為中國獲圖書館學位的第1人，1929年成立文華圖書館專科學校，培育數百名圖書館學人才，他以教育救國，成為中國圖書館學教育之父。
2. 李德竹，《圖書館學暨資訊科學詞彙》（臺北市：文華，民國82年），面VII。
3. 昌彼得、潘美月，《中國目錄學》（臺北市：文史哲，民國75年），面99。
4. 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臺北市：商務，民國62年），面1。
5. 姚名達，《目錄學》（臺北市：商務，民國62年），面6。
6. 盧震京，《圖書學大辭典》（臺北市：商務，民國60年），面127。
7. 吳小如、莊銘權，《中國文史工具資料書舉要》（臺北市：天工書局，民國78年），面291。
8. 張慧銖，《圖書館學問題研討（二）：參考資料與參考服務》（臺北市：文華，民國83



- 年)，面152。
9. 何光國，《圖書資訊組織原理》（臺北市：三民，民國79年），面233。
  10. <http://lu.com/odlis/search.cfm>
  11. <http://zh.wikipedia.org/wiki>
  12. 同註6，面126。
  13. 胡述兆等人，《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大辭典》（臺北市：漢美，民國84年），面490。
  14. 胡述兆、吳祖善，《圖書館學導論》（臺北市：漢美，民國78年），面V。
  15. 王振鵠，《圖書館學論叢》（臺北市：學生，民國73年），面IX。
  16. 沈寶環，《西文參考資料》（臺北市：學生，民國74年），面V。
  17. 賴鼎銘，《圖書館學的哲學》（臺北市：文華，民國82年），面VII。
  18. 三民書局發行各類科圖書均用目次（置於正文前）例如：司法院大法官林紀東《行政法》、科學家王澄霞等教授《自然科學概論》、文學家謝冰瑩等教授《新譯古文觀止》。
  19. 浦薛鳳，《現代西洋政治思潮》（臺北市：國立編譯館，民國79年），面1。
  20. 葛永光，《政黨政治與民主發展》（臺北市：空大，民國89年），面1。
  21. 黃淵泉，《中文圖書分類編目學》（臺北市：學生，民國75年），面22。